

席绢著

席绢著



席绢作品

豆蔻系列第三辑

未曾相识

WEICENG XIANGSHI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席绢作品
豆蔻系列第三辑

未曾相识

WEICENG XIANGSHI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未曾相识/席绢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6 (2002.1 重印)
ISBN 7-5399-1472-6

I. 未...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481 号

书 名 未曾相识
作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阡 陌 范 晋
责任校对 桂 福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新九洲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2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72-6/I·1380
定 价 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NB/A60/12



从梦境开始

梦有许多种形态。有时像播连续剧似的一幕接一幕；有时梦中的景物会与数日后所见景物相同；有时像是预言；有时又成了现实中不顺遂的慰藉。

解梦的书有一大堆，但我从来不看。因为我把做梦当成看戏，即使里头由自己出任主角。常常会在做梦后醒来，呆呆地坐起身回想梦中片段，直到串连了全部，才心满意足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但我并不常做梦。

我喜欢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直接挂掉，这种情况向来少有做梦的机会。

有些记忆会沉潜，但不会真正遗忘。否则我不会总是梦到自己小时候的情形，尤其五六岁打算出走的那些片断；或更早以前，父亲出了大车祸被医院送回来等断气的情形。我不知道这是发生过的，直到向父母求

未
曾
相
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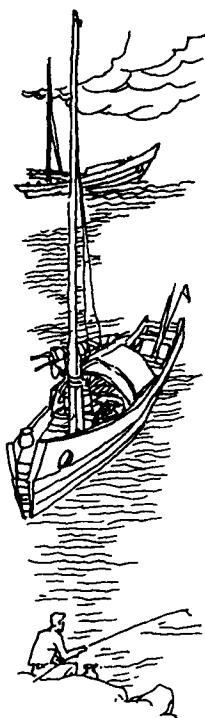


证，以及看到父亲身上、腿上两道狰狞的缝合疤痕。

有时忘了梦到什么，却发现泪沾满面颊。有时也忘了梦到什么，竟笑着醒来。

你觉得呢？

梦，很玄、无解，但很过瘾。





真实体验

简直不敢相信一九九九年第一件大事居然是出车祸!

二月初旬，寒流蓦然莅临宝岛。也许我该感激的，穿得像只北极熊，令我身体没有太多擦伤，但撞得很重，机车飞得老远，而我一阵天旋地转的失衡、重重地在“砰”一声后失去意识。

你知道“昏倒”是怎么回事吗？这辈子我第一次昏倒啦，而我甚至不知道在那几秒钟间我昏倒了。

有人用力地扶我起来，我在阳光普照的夭候下，却觉得看到昏黄的夕光。第一个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睡在马路上？为什么我不记得上一刻发生什么事？

视觉丧失了部分功效，耳朵也是。围在身边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他们叫我走走看，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痛，有没有

未
曾
相
识



脑震荡……

其实在受到惊吓的当时，没有人会感觉到痛楚与清醒思考的。我走了几步，没事。拿下安全帽，是撞到了头，但因有安全帽，没有伤口，只是头部受到撞击而晕眩，并且没有任何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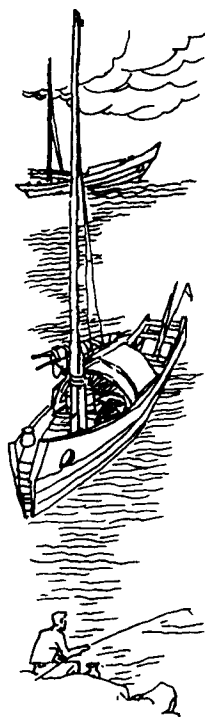
直到很久很久，我到了第二天才全盘想起来是怎么一回事。

我机车前方的女性驾驶像在找停车位。她找到了，立即煞车准备想法子停到路边，而我在假日的车潮下，前不能进，后有来车，急忙往旁边靠的结果是殃及后方来车，将我斜顶了出去。我想那位女士一定不会承认三辆车的追撞是因她在外车道突然停车引起的。

一直在回想当时头部着地，到底震到了什么地方？居然可以让我在一瞬间昏迷。后来我翻看安全帽，发现当时撞到的是右前方。会是太阳穴吗？还是哪个穴道？

后来我告诉小妹，如果在当时我身故了，绝对是在无痛无感的情形下离开人世的。因为当机车失衡之后，我便没了意识，要不是有人叫我，我却没起身，然后好心的中年男子扶我起来，我大概可以体会何谓灵魂出窍了。

第二天全身酸痛，检查了一下，右肩与右腿黑青了一大片，膝盖也有两大块瘀青，



然后头部一直隐隐痛着。但比起别人的事故，我算命大，居然没事。



这是个奇特的经历。以往我出车祸所没有的——昏倒啦！甚至有一瞬间觉得自己轻飘飘的，要不是有那一双钳住我双臂、将我拉起的手，我会怎样呢？

我永远没机会知道那个答案。

有人叫我去收惊。有人叫我把安全帽丢了，因撞过就不该再用。有人叫我去拜拜……

我想我是没必要收惊的。因为除了当时的昏眩外，过后我并不觉得可怖，需要收魂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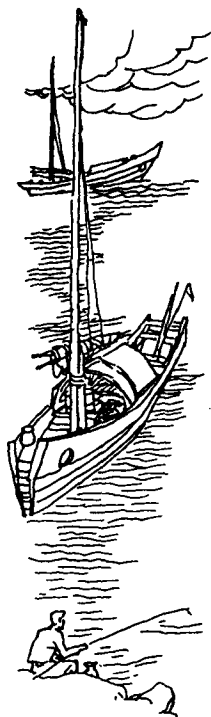
人生不可能一贯的顺遂。反正我终于知道失忆是什么感觉了，这令我下笔“未曾相识”有极大的帮助。

就这样了，一个特别的体验。

未
曾
相
识



前奏曲



因为被一张海报所震撼，所以原本该在京都金阁寺赞叹古迹的行程也就作了罢。

富良野国道 237 号被美称为“花人街道”，满山遍野的花由天边迤迤到眼前来。

她想看的，正是这种风光。

北海道多是自然纯朴的农村风光，比起游客挤得古都不若它原该有的静谧，她宁愿多汲取田野风光。盛夏的札幌，已有寒意。

她钟意这种空旷的宁静。夕阳渐沉，农人游客俱已归去，在等待饭店接送的车子前来之时，全世界似乎只剩下她一人。

迎着风向，她漫步在堤岸边。右侧是国道，也是与饭店约好的候车地点；左侧则是约莫五公尺深的堤岸，下方流着一条水流。

漫不经心的散步，由于贪看花海，竟不小心踢到一块凸出地面的石块，疼得她立即蹲下身子抚住痛处。当她察觉到一股不寻常

气氛迫近周身时，无法迅速反应，任由一道巨力将她由后右侧斜撞落堤岸——

最后的意识里，她看到一抹猥琐的黑影抱走了她的背包，再然后，巨痛袭来，在重大的撞击声中，她的身体再也不能感觉，任由黑暗攻占。

而那黑影，已教昏暗的天光融成了同样阉黑的邪魅。星子闪起，眨着无辜的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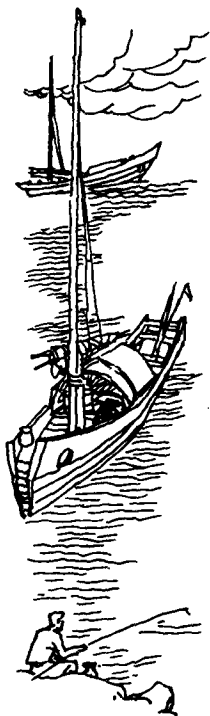
富良野的繁花，相同的在月夜下沉睡。滴落蕊瓣的露水，像是一道清泪，在流水声中呜咽……



未
曾
相
识



A



“我一定会找到你。不管千山万水。”

笃信君子之交淡如水，裴红叶从不遗憾自己称得上朋友的人居然不满十根手指头。

当然这也不算意外，她的家世与身分使得她向来难以交到不为任何目的前来相交的人。这种人当然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她的时间没有多到足以接纳那么多友谊。

幸而她那不满十根手指头的朋友们都与她有相同的看法——不认为应当不时腻在一起才叫朋友。多年不见依然能交心，才是她觉得没负担的友谊方式，也符合她总是忙碌的步伐。

她太忙了！自从母亲在她七岁那年辞世后，她与父亲互相依赖着对方活下去。

裴智宏经营着“裴远企业”二三十年来一直有着铁手腕的强悍作风。虽是老一辈的

人，却有着前卫的思想，使得他的企业总有惊人的成长，于公如此，于私更是。



几乎是女儿一出生，他便决定了让女儿成为女企业家以继承他的事业，有计划地与妻子全心全力栽培女儿。在工作上夫妻俩极力拓展事业版图，将裴家逐渐走入夕阳工业的产业转型；在家庭中，不再有生育计划，欲给女儿最充实的成长历程并引导她商业智能的启发。

可惜裴夫人在一场空难中提早走完她短促的一生，在往后裴红叶每一阶段的成长中缺席了，让裴智宏独力面对工作上的艰辛以及教育、养育女儿的困难。

裴夫人过世时，裴智宏可说是正值黄金岁月的年纪，身家、外表一流，才三十七岁。那时才办完了丧事，女人、媒婆几乎就没日没夜地出没在裴家，以及裴智宏出席的每一个场合。

正大光明的标榜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男丁的裴智宏有着非续弦不可的理由。

那时裴红叶的祖母尚健在，不时强迫裴智宏去相亲，总以死要胁，非要见到男孙才罢休；甚至为了怕裴红叶的存在阻断了父亲第二春，三天两头的要将孙女带到美国同住。裴智宏发了好大一场怒火才吓得裴母停止干涉过度的行为。

未
曾
相
识



到最后，直到裴母过世，都未能抱到男孙，也无法干涉裴智宏全力栽培女儿当继承人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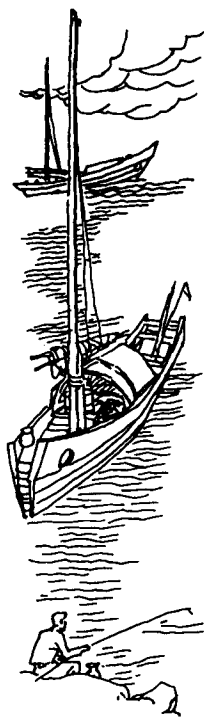
裴红叶在二十六岁那年正式入主总公司，成为总经理，领导着一票年纪大上她一倍的主管老将们投入新一波的商战诡谲中。如今已有两年，亮丽的成绩单令等着看笑话的人们跌碎一地眼镜。两年前笑话她“小孩驶大车”的商场老人们莫不噤口瞪目，再也不敢倚老卖老的奚落笑弄，只能跳脚于一个又一个被抢去的客户与订单。

裴红叶不仅继承了乃父的强悍作风，并且更加圆滑的手腕使得她的强悍不至刺目招敌。

许多人对她的年轻讶异。但若外人知道她从三岁起就开始参与父母的商业讨论；八岁看完的第一套童书是《胡雪岩传》；十岁开始聘请商学院教授到府授课吸收商场资讯直到高中毕业……那么就不会惊讶她年纪轻轻便有能力指挥起大企业的运作了。她沉浸商业的年龄不少于任何一位资深商业人士。

裴智宏深信她是经商天才。但裴红叶自己明白后天有计划的培训是多么重要的事。因此当她开始拟定人才训练计划后，莫不以当年父母教育她的方式为蓝图。

在公事上，任何一项突来的挑战都不足





以烦心，她乐于接受。只是，近日来，总是有些困扰，在她公事完毕后顽强地浮上心头。

是什么呢？想不起来。就是因为全然没有头绪，才会纠葛成排除不去的困扰弥漫心臆。

她有极为犀利冷静的头脑，有很精准的记忆力，但她为什么会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令她烦心呢？

一定是太闲了！自从她亲手训练的第一批人才各司其职并且上轨道后，她以往忙得昏天暗地的情况已不复见。知人善任好过亲力亲为死而后已。比起这些年来一天工作十八小时，现下正常的上下班，不出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还真是悠闲得教人着慌。

让私人的情绪攻占了思维，是太闲的后果，怨不得人。也许当她再度将自己安排妥当后，一切的烦躁将跑个无影无踪。

也许，该安排个长假陪父亲到瑞士度假？或到法国？毕竟明丽姨在那边。父亲一直不曾再让第二个女人成为裴夫人。以前是怕她受虐待受忽视，以及对母亲的情深义重，使他不肯续弦。如今她已成人，已接管了“裴远”，母亲过世也二十多年了。明丽姨无怨无悔的跟了父亲十二年，是否该给个名分来回报她青春的耗度呢？

曾经他们有机会结婚的，在裴若鸿出生之后。但不知为何，当她由日本游学一年回

未
曾
相
识



来，却是明丽姨长居法国的局面。裴家的男丁——裴若鸿所受到的关爱却没有裴红叶来得多。十岁的男孩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台湾，许多“保皇派”主管总是认定裴若鸿才是东宫太子，相信一旦若鸿长大了，主事者的地位非他莫属。在此心态下，对她这个“过渡时期”的主事者也就多有排挤、阳奉阴违。

这也是裴红叶培训人才的主因之一。

她与父亲之间是亲而不腻的。是一个贴心的女儿、杰出的接班人，并且互不干涉私生活。这种相处模式外人难以理解，总传说着裴红叶深怕地位不保，驱逐了父亲的新欢、小弟，不让父亲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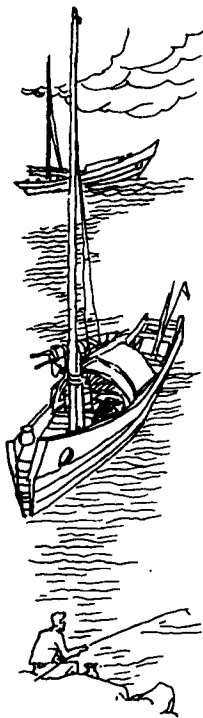
这种流言并不意外。不过父女俩谁也没费心去澄清。一方面是不认为该对外人交代些什么，另一方面，这也是裴红叶的功课之一。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克服种种加诸于身上不公不正的事物，并训练自己不动如山，意志坚定。

她是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视的人，因此她很希望父亲快乐，回报他二十八年来对她无微不至的呵护教养。

是的，再给自己一个目标去执行，相信心口那些纷乱无章的困扰将会消失，不会再浮上来纠缠。

她甩了甩头，不愿再对着落地窗发呆。





想着股东常务会即将召开，得盯一下各部门将年度报告书呈交上来，好让会计部门编列会计表册。新年刚过，要忙的事仍然很多，没得她找时间发呆并且伤春悲秋的。

正要转身，不意被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攫住了眸光。她顿住动作，伸手摸抚着右眉上方一道三四公分长的浅疤。

许多人都忍不住问：为何不去磨平或美容呢？女孩子脸上有疤多么可怕……

可怕？倒不怎么觉得。只是总说不出心口那股“不愿”的原因。

这道疤，锁着一份记忆……

她怀疑这份记忆有还原的一天。

既不能还原，就让它搁着吧，搁着这道疤，至少让自己知道某段蒙上黑幕的岁月是真正存在过的。

即使她永远想不起来。

“自从大伙上大学各分东西后，相聚一次还真是难上加难。”柯盈然难得上台北。这次上来开会因为提早结束，才想到要与老同学聚一聚。接来了目前在美商公司当主管的大姐柯怡然，再找来了在 T 大任讲师的罗蝶起，幸运的是日理万机的大老板裴红叶也有空，简直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

“大家都忙，只有你成天会喊无聊。”柯怡然笑看精力充沛的小妹。

未
曾
相
识



“我也很忙地，要管丈夫以及三个小孩，现下又成了濯宇的公司合伙人，老是叫我出差，太可恶了。”一点也不怕他妖娇美丽的老婆被别人觊觎。

“濯宇宠小孩也不是新闻了，哪舍得有一天见不到孩子。上回你们去日本谈生意，居然还带了三个孩子一个菲佣当行李，简直是去度假似的。”柯怡然对季濯宇这个当了她妹夫七年的奇葩早已由叹为观止转成稀松平常了。她笑看向罗蝶起。“很难想象你与他是双胞胎兄妹。”

罗蝶起优雅的啜饮一口茶，平凡的相貌在三位各具特色的大美人夹杀下，依然有着自信的神采，一双晶亮的眼漾涌着深智绝慧。

“要真放得下心，就不会盈然一上飞机，濯宇的电话就打来了。那口气可是警告意味十足，他爱妻来台北后不许少半根寒毛，否则唯我是问。濯宇是典型的大男人，总恨不得将他关心的人守护得滴水不漏，我做不到这一点。”

“对呀对呀！我们一直很奇怪你为什么总是与孟观涛分得那么开？你在台北读大学，到英国修两个学位，然后去年回来却不回台中任教，反而接了T大的聘书。一北一中的，算是谈恋爱吗？还没分手真是奇迹。”

裴红叶浅笑了出来。

